

香港發展教育產業的重要因素

林偉明(香港)明愛專上學院

隨着香港政府把公營大學的非本地名額由原來的百分之十增至百分之二十，香港的私立大學在可見的將來愈來愈多，政府逐漸把碩士程度以上的課程規定為自負盈虧的課程，香港社會各界，只要改變傳統精英教育的觀念，認清在普及高等教育底下各種院校的分工與功能，香港要使「教育」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既吸收外來收入，又為各階層培訓人才，確實指日可待。

2009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發表的施政報告《群策創新天》中，提出了新「六大產業」為香港今後經濟發展的新方向，「教育產業」正是其一，其目標是「鞏固香港的區域教育樞紐地位，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對於港府要發展高等教育，各界反應不一。贊成的，大都從「經濟效益」來說，認為教育產業化已經是世界潮流，大有可為，如果能夠確立教育國際化的思維，則能「吸納世界更多優質高材生到香港讀書」，並且可以增加經濟收入，培育人才爭強競爭力。

對發展教育產業的憂慮

然而，反對也大有人在，其理由有以下三大類別：(1)不應把教育與賺錢掛鉤。論者認為，把教育作為賺錢的工具，作為發展經濟的門路，並不恰當。世界上有少數以營利為目的的辦學公司，但，那只是「學店」而非學校。而政府所謂教育產業，只是教育市場化、商業化，一切只以功利錢財收入為準則，而忽略教育的社會公益性，而使學校的功能變異，淪為學歷文憑的生產地。(2)不應置本地學生需求於不顧。在合資格的本地學生未能升讀本地大學的情況下，發展教育產業是本末倒置的事情，根本忽略本地學生的需要。加上私立大學發展初期，既無長年累積的校譽，學費又貴，難以吸引內地與外國的學生來讀。因此，政府現階段應重點發展本港名牌大學優勢，招攬優秀學生來港，在現階段以「萌芽期」的私立大學作招徠並不可行。(3)急速發展私立大學與自資學位，勢必導致學生質素下降。在學位大幅增加的情況下，政府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管措施，便會難保教育質素，導致教育泡沫，製造大量「野雞大學」。

需要改變教育思維

關於第(1)點，持這種看法的人視教育為神聖的工作，不應與錢扯上關係，如果沾上錢的元素，便會使教育失去「社會的公益性」。例如，只會開辦一些熱門的科目，能夠讓人賺錢的課程，以吸引更多學生。然而，這個觀念乃出於一個假設，就是「教育產業化」會使「教育價值失衡，教育行為失措，學校功能變異」。這種判斷從邏輯上與事實上來說都有嚴重的偏差。第一、從邏輯上來說，「教育產業化」只是要推行的政策，而「教育價值失衡」等則是推行後可能出現的結果，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第二、從事實來說，像美國的哈佛、英國的劍橋，也曾經開辦經濟較高效的項目，卻不曾因為朝產業化發展而聲名稍遜，可見「價值失衡」並不是「產業化」的必然結果。再從政策的推行來說，只要有相關當局(如教育局、教資會)在釐定相關措施時，能夠在教育價值與產業化中取得平衡，便不會使「學校的功能變異」。如果說，香港的政府與學術界經過多年來的努力，香港的大學終於在國際上闖出名聲，能夠吸引外地學生來讀，在資源增值、不失教育價值的前提下，多收取到的學費投放回大學的發展，筆者實在想不出，為甚麼教育不能與錢掛鉤。

對於第(2)點和第(3)點，矛頭直指私立大學，認為政府如果靠私立大學發展教育產業，對外，在私立大學缺乏好名聲的情況下，難以招攬海外學生；對內，則會拉低教學質素。持這些觀點的人，主要仍然抱持香港一貫的精英教育思維，忽視普及教育的實質情況與需求。香港如果要成功發展教育產業，要使教育產業成為新六大經濟產業之一，首要解決的恐怕還是改變傳統觀念的問題。

發展教育產業大有可為

隨着香港朝向知識型經濟轉型與發展，社會對高等學歷的需求隨之增加。政府雖然逐漸增加公營大學的大學學額，卻由於香港高等教育成本極高，以一個就讀三年制大學課程的學生來說，政府每年投入的資源便不下十萬元。因此，每年仍然有不少適齡學生，即使取得最低入學資格，仍然無法進大學就讀。這些被大學拒諸門外的學生，轉而入讀私立大學(自資學位課程)。社會輿論卻又認為，新興的私立大學無論在設施、師資、校舍上，都遠遜公營大學，以這種條件培訓出來的學生，質素很可能會下降。表面上，這種看法很合理，背後的依據仍然出於非常弔詭的對「精英教育」的迷思：所謂精英，不是指精英的學生，而是精英的學校。要培養出好的人才，就必先要有好硬體。學校的硬體如果夠「硬」，即使不是精英的學生，也可以將之培育成有質素的人才。然而，以筆者多年從事大專普及教育的經驗來說，這些在公開考試中成績較次的學生，最需要的不是國際級的教授與傲視全球的教學設備，而是了解他們實際需要的教師與配合他們需要的課程。私立大學在這方面，定必可以做到。

再說「急速發展私立大學與自資學位」，就會導致質素下降，又是與發展教育產業便會導致教育價值失衡的推論一樣，有太多假設。既假設私立大學請不到好老師，又假設政府會缺乏監管。香港高等教育的學術監管，向來由兩種單位執行，一是香港各公營大學本身有一套完善的自我監管與評審機制；二是倚重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局憑藉完善的評審要求，以及依靠海外專家與本地學者組成的評審團，為各私立院校進行院校評審與課程甄審，行之有效。如果說私立大學急速發展，便會缺乏監管，是無視評審局多年來為香港高等教育所作的貢獻。

「談判」凸顯美軍阿戰無勝算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和醉漢總不會承認自己已經喝醉一樣，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美國都不會承認在阿富汗打了敗仗。奧巴馬近日在白宮發表萬眾期待的「撤軍」計劃，卻與其當年的承諾完全變樣。奧某2009年向阿富汗增派3.3萬名士兵，曾保證在18個月後撤軍，但結果卻在今年7月撤1萬士兵「應付交差」。奧巴馬講話時同樣反覆聲稱自己沒有「喝醉」，高調讚揚「駐阿美軍沉重打擊了塔利班勢力，控制了他們的根據地，使阿富汗更趨穩定」；但又不承認「駐阿美軍面臨巨大挑戰」。面對阿富汗戰爭耗財耗力龐大資源，近七成美國民眾認為「阿戰不值得再打下去」。儘管白宮多次聲稱駐阿美軍取得勝利，但美軍與塔利班展開「談判」的事實，卻無情地向世界傳遞了一個特強信號：「美軍的阿富汗戰爭毫無勝算」。幾何學的反證法亦可為我們提供證明：「如果美國不是失敗，就不需要、也不會與自己的對手——阿富汗塔利班展開任何形式的「談判」。美國和塔利班正式「談判」是由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向外界披露的。美國駐阿大使艾肯伯里隨後指責卡爾扎伊不擇言，顯示這名大使也是永不言辭的酒鬼。

希望通過談判找到解脫

據西方媒體披露，美國與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的親信已經建立起了直接聯繫，進行了至少三次會談，除第一次在卡塔爾外，後兩次均在德國舉行。德國阿富汗巴基斯堪事務特別代表斯堪納德中扮演了牽線搭橋的角色。代表美國出面的包括國務院和中情局官員，而對方則是塔利班領袖奧馬爾的代表。據參加談判的美軍官員稱，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要不要談，而是怎樣談，怎樣才能和昔日勁敵進行實質性談判。美國對談判總是遮遮掩掩，但至今不得不公開喊話，顯示談判已經成為駐阿美軍尋求解脫的必然選擇。

卡爾扎伊表示，阿政府曾在去年與塔利班接觸，希望他們參建新的政府。但阿富汗塔利班以外國部隊撤軍為前提，拒絕阿政府提出的和談提議，並表示不願意和侵略者談判。駐阿美軍目前正面臨退兩難局面，因為打了10年仍然打不贏，而和塔利班談判則等於向世界宣告打了敗仗。卡爾扎伊近期罕有地多次發表演講稱「駐阿美軍正逐步淪為佔領軍，並威脅將採取『單邊行動』對抗空襲阿富汗的國際聯軍」。說明，美軍在阿富汗扶植的政府很可能和中東許多政權組織一樣，最後淪為反美政權。

駐阿美軍不受民眾歡迎

美國駐阿大使艾肯伯里說，在任期即將結束時，他感覺到「十分有必要說出真心話」。他說，「我發現阿富汗領導人的言論十分傷人，並且極其不當。美國人付出巨大的金錢、甚至生命代價到阿富汗服役，卻被稱為『侵略者』、被指責來到這個國家是為了賺取利益、被比作阿富汗人民的兇惡敵人」。艾肯伯里稱，「他的腦海裡充滿了困惑，而美國做出的努力也隨之白費……陣亡戰士的父母子女、傷殘戰士的配偶，也會不禁自問犧牲的意義何在」；「當我們聽到自己被叫作『佔領者』或者其他更醜惡的名稱時，我們的自尊受到巨大傷害」。

美國國防部長蓋茨亦已經證實，美軍已經和塔利班展開接觸談判。而美軍駐阿富汗指揮官則認為「撤軍將使塔利班勢力趁機坐大，阿富汗的局勢將更使人擔憂」。按照奧巴馬的阿富汗新戰略，與阿富汗塔利班展開接觸談判並未來權利分享進行商談，是一項不得已而為之的情。談判也一直是國際問題專家開給華盛頓的一劑解決阿富汗戰爭難題的「良方」。無論美國高層怎樣諱莫如深，敏銳媒體記者披露的「阿富汗政府、美軍駐阿軍隊和塔利班正式展開談判的證據」，卻有力地證明了美軍阿戰毫無勝算的事實。

堵塞補選漏洞 阻遏「公投」禍港

黃識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理事長

公、社黨搞的「公投」，是為了達到公民黨鼓吹香港「分裂的合法性」和「特區政府官員不需中央任命」的「港獨」企圖。因此，立法阻遏香港「公投」，就是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主權完整，是捍衛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政客一切狡辯不能成立。香港反對派政客在「民主」幌子下搞「公投」，絕非民主而是分裂國家的罪惡，港府和港人必須火眼金睛看清楚，堅決高舉反「公投」這面旗幟。

港府推出堵塞議員請辭補選漏洞四方案，連日來林瑞麟局長在電台、地區上忙於聽取意見及四處介紹方案，諮詢的誠意可嘉。既然是諮詢，筆者綜合坊間及會友意見，認為政府補選方案甫推出，被反對派政客拉入是否「剝奪選民投票權」之爭，被佔領了「民主高地」；現在，四方案推出諮詢，政客又以「大狀」律師專業自居，挑戰政府的方案「違憲違法」。事實上，反「公投」就是護憲護法，這一事關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道德高地」高於一切，凌駕一切。

反「公投」是護憲護法

今日，港府和港人必須正視在香港搞「公投」的現實性、嚴重性及危險性。首先，「公投」在去年已經出現。由公民黨和社民連主演的請辭補選，並非是為補選而補選的傻瓜，是借補選而搞「公投」的鬧劇。「公投」是「五丑人」補選的原因，因之，政府的遞補方案應堵的是這個源頭的「公投」，而非為堵補選而立案。如果議員因犯罪或老邁病死，補選又如何



■特區政府就立法會議席「遞補機制」的立法展開諮詢。

需堵塞？其次，「公投」(Referendum)一詞按《牛津法律大辭典》下的定義是「從選民那裡獲得對某一特定問題表達的一種憲法上規定的方法」。注意：選民表達的特定問題方法，限制詞語是「憲法上規定的」。「公投」一開始就受到憲法的規定和限制，公社黨「五丑人」去年發動的「公投」，港澳辦已代表中央政府嚴正聲明其違憲，故他們是違憲在先，特區政府立法堵塞「公投」正是護憲護法。

保留「公投」是為走「港獨」之路

其三，「公投」的普遍解釋是「指居民以投票方式決定領土歸屬問題」。1980年和1995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印第安人搞兩次「公投」是要將該省從加拿大分裂出去；2007年春夏陳水扁蓄意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入聯公投」)，也是為了台灣走向法理「台獨」；2010年香港的公、社黨搞的「公投」，也是為了達到公民黨黨魁鼓吹香港「分裂的合法性」和「特區政府官員不需中央任命」的「港獨」。因此，立法阻遏香港「公投」，就是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主權完整，是捍衛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政客一切狡辯不能成立。正如當年加拿大總理克雷斯特安所言：「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可以分裂一個國家，這不是民主！」香港反對派政客在「民主」幌子下搞「公投」，就不是民主而是分裂國家的罪惡，港府和港人必須火眼金睛看清楚，高舉反「公投」這面旗幟。

其四，如果說，反對派政客反遞補方案過去兩個月遮遮掩掩用各種「說辭」；那麼，七月廿五日何秀蘭就已在港台和盤托出說：香港終歸要走「公投」這條路。換言之，反遞補方案是為了「公投」實現將香港分離出去，真是圖窮匕現了。

結論是：立法堵塞香港的「公投」，是要不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護憲護法之爭，故遞補方案必須高舉反「公投」這面大旗才能名正言順取勝！

反對「替補機制」其行可鄙

羅錚

港府推出議員出缺「替補機制」以堵塞濫用補選漏洞，用意在於避免頻繁選舉，浪費公帑，擾民殃民。本是保民利民的善舉，誰料反對派議員群起反對，理據是推出時間倉促，不經諮詢程序，削減選民的選舉權利。此乃借民主人權之美名，鼓動盲信民主制為救世靈藥的憤青起來示威遊行，要求撤回「替補機制」草案。去年「五區總辭」港人大多數以不投票表達意願，民意甚明；而正常的地區選舉仍如常進行。削減港人的選舉權利，從何說起？反對派欲借今年「七·一」五萬人(民陣萬數說22萬人)的遊行示威以「民意」壓制港府，試問5萬人或22萬人便可代表七百萬人的意願嗎？可惜的是，香港部分學者、傳媒，別有用心地要求政府撤回「替補機制」草案。君不見民主人權政制歐美行之數百年，至廿一世紀，弊害逐漸顯現。崇尚市場自由主義，

不加監管，使政客大鱷利令智昏，罔顧公眾利益，追逐個人紅利，造成貪婪之風。導致爆發金融海嘯，引致全球經濟至今尚在飄搖之中。

民主人權也可以說是政客用以愚弄人民的工具。就以「五區請辭」而論，余大狀所主持的公民黨，深知「五區請辭」乃自導自演的政治鬧劇。濫用選舉，浪費公帑，擾民殃民，但仍罔顧公義，鑽漏洞隨社民連而胡作非為。可見鑽漏洞乃大狀們的家本領！

本人不值反對派議員，罔顧公眾利益強加反對的行動，假民主人權的美名，而逞私慾(其私慾則是要預留補選漏洞，他日興風作浪、獵取選舉的手段)其行可鄙，其心可誅，凡是有熱血、有良知的港人，決不能等閒視之，應群起攻之，不能任彼輩肆虐於香港。

解放軍多種形式提高快速投送能力

妮爾碩 軍事評論員

近日，兩則關於解放軍着力提高遠程投送能力的新聞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據《解放軍報》和中國軍網報道，7月中旬，濟南軍區某部數百名官兵乘坐G224次高速列車從青島站駛出，在預定時間全額到達上海虹橋車站；與此同時，在中國東北邊城哈爾濱，瀋陽軍區舉行了代號為「騰飛2011」航空應急輸送作戰部隊裝卸演練，130餘名部隊官兵和醫護人員乘坐由南方航空公司派遣的一架A320客機，飛向數千公里外執行應急作戰和戰地救護任務。

台灣《聯合報》發表文章認為，此舉意味中國四通八達的高鐵、民航網絡，將成為解放軍運輸的重要工具；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網站刊登的評論，則使用了「鋼鐵絲綢之路的軍事化」的言語，分析中國高鐵對提升解放軍戰略投送能力的巨大作用；還有一些分析人士臆測，二炮部隊也可以借助高鐵路網，把中遠程導彈快速機動部署到某個戰區方向。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解放軍採取多種形式提高遠程投送能力，既是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現實需求，也是現代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隨着中國現代交通網絡建設藍圖的進一步實現，以後解放軍官兵乘坐現代高速交通工具，投放到需要執行任務的地域以及敏感地帶，或將成為一種常態，不必過度解讀。

高鐵投送「速度」快捷

綜合相關報道，此次高鐵路網的部隊共分兩個批次，官兵近千人，全程1308公里。由第26集團軍某部在濟南戰區的青島站編組，採取從車廂兩頭登車、向中間靠攏的方式就座，前後登車只花費了3分鐘時間。動車專列於上午6時55分出發，下午1時34分抵達南京戰區的上海虹橋車站，花費時間比普通火車快約4個小時。觀察家認為，利用高鐵路網投送部隊，既是緊跟

鐵路發展形勢、對其運力的充分利用，又是提高軍事交通運輸效率的新探索、新突破。長時間以來，戰略投送能力不足，一直是影響解放軍軍事能力建設的「瓶頸」。有資料顯示，中國空軍的運輸能力，大約只能將一個師兵力投送到一千公里外的戰區，這與解放軍擔負的守邊護疆、維護國家發展利益使命是極不相稱的。高鐵路網的快速發展，為突破性解決這一難題提供了條件。此次使用高鐵路網投送建制部隊，標誌着解放軍快速機動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民航運兵為遠程投送插上「翅膀」

用民用客機組織實兵實裝輸送就比高鐵路運複雜得多。一是組織指揮複雜。空管局、航空公司、瀋陽軍區機關和乘機部隊等軍地8家單位成立了軍地聯合指揮辦公室，實施一體指揮；航空公司啟動緊急軍運預案，協調機場地面保障設備和專業保障隊快速到達指定地域，迅速做好起飛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二是登機前檢查複雜。全副武裝的官兵登機前，要迅速整理武器裝備，其中驗槍是必須動作，以確保飛機和人員自身安全。三是就座程序複雜。如後艙登機要晚於前艙登機，以保持航空器的靜態平衡；攜行的戰備罐、鎊都要用布包紮起來，以防發生碰撞，提高登下機速度。專家指出，此次演練過程雖屢有不順，但經過軍地雙方努力，整體結果不錯，探索了組織應急機動力量航空投送的方法、程序，檢驗了協調機制和指揮程序，為提升部隊戰略投送能力提供了有益經驗。

不可過度解讀

觀察家認為，中國運用高鐵路網、現代高速公路等交通運輸系統，雖然在解放軍歷史上是突破和發展，但從規模和經驗上，無法同世界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全球到達」實力相比，存在幾十年的差距。特別是在提高投送的質量和安全保障上，還要作較長時間的努力。